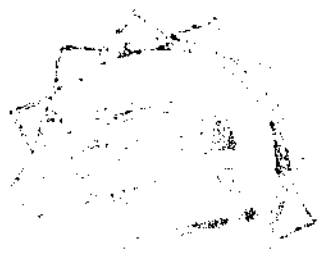


JAN 17 1934



每售每册大洋壹角



上海千秋出版行

- 一：不談政治。
- 二：不拿別人的錢，來替人家說話。
- 三：不附庸風雅，更不奉承權貴。

秋

期二十第

號一八三五四話電 號六七二路山崑海上

例刊告廣

普通每位每元
洋壹元
半壹元
地壹元
長期廣告
告面議

目價定預

半年	全年	時間	寄費在內	郵票通用
十二期	二十四期	期數	國內	國外
一元	二元			
五角	三元			

新發明的屠殺法

天風

屠殺愛國羣衆的事，在咱們中國確實司空見慣，嚙哈稀奇。在咱們腦筋裏翻起記憶，髒髒有過：南京路的「五卅」慘案，沙基的「六二三」慘案……但，這些都是帝國主義者對於次殖民地的綿羊所施的一點恩惠，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的。對於愛國羣衆，由鎮壓而屠殺的事，恕我記性不好，一時間也記不了許多；比較嚴重的，却記得去年有過廣東永漢路的公安分局對於愛國羣衆「開槍掃射」的一回事，結果是：直接屠殺的兇手——公安分局長——（姓名已忘）——拘押後反被逃走（？）簡接屠殺的主使犯——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慶雲——辭職了事。那自然還有負更大責任的主使犯呀！

不過，這些屠殺，都是應用「開槍掃射」的老方式，結果不免「血肉橫飛」；未免太過殘酷，不見得怎樣高明。

至于「衝」呢，似在報紙上還沒看見。何人應用過；確是個未經發現的「寶藏」！不料這「寶藏」，却被黔省當局發現了。

據近日報載：——貴陽「九一八」慘劇——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為愛國心所驅使，集合遊行，教廳長譚星閣事前未能勸導……乃派兵持鎗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計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又拘捕學生五十餘人，至今未釋……

當這國難嚴重之際，我們看了上項新聞記載，還有什麼話說！不過用汽車來「衝」殺愛國羣衆的事，確是一個新鮮的口味兒！真虧得譚廳長聰明，發明了這新的屠殺方法；為屠殺史上開一新紀元，是值得褒獎的！

其實「衝」的威權，在事實上早已充分表現出它的權力：「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揭開了破壞東亞和平的序幕；向世界和平線上橫「衝」過來，把尸居餘氣的國聯所捧着的一頂文縐縐的和平冠兒，「衝」一個稀爛；于是一「衝」而強佔滿洲。

再「衝」而「衝」上「衝」三「衝」而奪取熱河，四「衝」而塘沽協定成功。正準備把強大。

本期要目

- 新發明的屠殺法 天風
- 火山與地雷 羅受
- 新秋之夜 羅受
- 神怪與狼髮的比較 羅受
- 文字地盤 羅受
- 雙重性的霧圍 羅受
- 財迷新徑 羅受
- 婚姻問題 羅受
- 黃昏蹈湖(下) 羅受
- 孔武有力 羅受
- 最後的一封信 羅受
- 短篇創作 羅受
- 老鄉(下) 羅受
- 一個小家庭 羅受
- 回去吧！玄衣少婦 羅受
- 金銀瓶 羅受

汪激碧 羅受

的海陸空軍向太平洋西伯利亞橫過去；另一方面，自然是不幸的中國首當其衝了！這些這些，都是由一九一八一發其端，稍有血性的國人，對此創鉅痛深的「九一八」紀念日，應如何表示沉痛，圖雪仇恥，收復失地？乃堂堂教育廳長竟爾喪心病狂，悍然不顧，出此鎮壓屠殺的手段，為仇敵張目，叫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或曰：這是不許動「不許反抗」的表現，也許是受過記在心裏，不要掛在口裏，「洗禮所使然；況且現在「天下太平」，一切都恢復了原狀，不識相的學生們却還偏要來鬧什麼集合遊行的把戲，顯然別有作用，真是該死的把戲！天乎！天乎！予欲無言。

菩薩

冰心

前天有位英子先生在時事新報附刊裏發表了一篇「就請她們做菩薩吧」的大文章，硬生生地想把女人塞進了「菩薩」的寶座裏去。他唯一的理由，是：「咱們中國人最崇拜「菩薩」，小姐們打扮妖妖豔豔，最終目的，總還是叫人去崇拜她；小姐修飾得很像女「菩薩」那樣能吸引人崇拜……」這篇文章不打緊，却引起一位俞人美女士的反響，發表了一篇「菩薩應當讓男子來做」的文章來替女子辯護，說那位英子先生把「菩薩」來咀咒我們；女子何罪，為什麼要引起男子這樣的侮辱？……

這要引起一爭，由「菩薩」的尊號引起男女之爭，——既然兩方面都不肯接受這個尊號，却變成互相謙讓了，豈真所謂受之有愧嗎？

哈哈！畢竟咱們中國是個禮義之邦，處處表現出謙讓的美德來哪！

想起「菩薩」之所以為「菩薩」，無非說它是慈悲心腸，無論泥塑木彫，都能夠受着人們的崇拜和供奉；如果一個人能夠做到受人崇拜，確實也不大容易，而且又是多麼榮耀的事！雖說現今的「菩薩」已到了沒落時代，而中國人崇拜偶像的心理，却還絲毫沒有免除；無論對於什麼人什麼事，不管他好歹，都是一犬

的吠聲。的確，把這和崇拜「菩薩」又有什麼分別？至若受人供奉，雖然有些人的紅耳熱，怪難為情，而安之若素，處之泰然，或竟誇耀于前者，不在少數呀！上無地起男女平等，在一切地位，輕重都應平衡，不應有畸輕畸重之現象。然而社會環境，平衡之故，一方面固由社會環境，然由社會環境，習使然，由數千年來重男輕女的積習，一時間要完全達到平等地

位，談何容易！另一方面，女子，本身太不爭氣，沒有正覺，悟，只知油頭粉面，打扮得花枝招展，甘以男性的玩品自居；加以是事實上的表現，着實的情形，硬加到女性的頭上去。林語堂先生，職業的幽默，出趣來調侃女子，也是現實社會裏實在情形呢！

A.B.C.



高等西裝代現女裝
見者一致贊美·穿者人人滿意

中國內衣公司 上海南京路

「大概因為男子性剛，容易動火，動不動就...」

「更相宜，未見得怎樣侮辱哇！」

「其實整個的中國四萬萬人，不論男女的...」

「都變成了低眉的『菩薩』，不見得有幾個怒目...」

「家搶去了，繁華的上海，被人家蹂躪了，除了...」

「少數的義勇軍和十九路軍長城將軍等會做過怒...」

「目『金剛』之外，其餘的豈不都成了低眉的『...』」

「菩薩嗎？——其實也只好做低眉的『菩薩』——」

「住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在強暴勢力...」



◎ 漫畫漫話

錢濛散文 棟良漫畫

一個剛入社會的青年，正不知道這杯酒的究竟滋味，他所告知你的不過一個甜字！至多帶些酸味而已；這太迷茫了，一個安琪兒歡笑中送過來的；雖然他曾有那一霎時的怪象，可是一股香氣侵略嗅覺，終之模糊地無抵抗了，甜咧！你說是一個骷髏背景玉般美人的酒有這實質嗎？唔，她美啦，唇的俏紅的醉，人而富有彈性的臂部在他膝上零碎動作時；他願為她死，為她的一杯甜酒毒死，我們誰說不知道酒就是她蛇蝎吐的涎涎，但終至迷茫地他喝進了口，就這樣的倒下，永無再起，然後她把這餘剩，更招第二個去嘗試，

「壓迫之下，除了做『菩薩低眉』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寫到這裏我驀地想起前人一首詩來：『君...』」

「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

「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啊啊！不料這四十...』」

「萬人的數量，竟擴大到四萬萬人！既然一場括...』」

「子都做了『菩薩』。還有什麼泥做的水做的究...』」

「纏不清呢？最怕的還是『泥菩薩過海自身難保...』」

「『那才糟透頂哩！』」

火山與地雷

羅曼

自德國退出國聯及軍縮的消息傳播之後，不啻向日內瓦投一炸彈，引起全歐各國的震駭，即遠涉的美國，也不免為之貽愕，鬚髮國際風雲，已到了最後嚴重階段，有立即爆發第二

「又據路透社十六日內瓦電：『吾人現應...』」

「主席漢德森，發出播音演詞：『吾人現應...』」

「有之選擇，為和平乎？抑戰爭乎？...』」

「戰中死傷者以莊嚴責任加諸人類，而要其...』」

「不斷努力阻止世界復入于另一大戰爭之黑...』」

「暗中，故軍縮之奮鬥必須進行；而國聯盟...』」

「約必須尊重，不得視同廢紙。前人之所以...』」

「犧牲生命于疆場者，希望永不復有戰爭，...』」

「吾輩豈可失信于人？縱德國退出，然軍縮...』」

「必須產生真正公約；無論破壞者持何理由...』」

「以搗毀法紀，吾輩不能聽令世界之法紀與...』」

「秩序，為目無法紀者所搗毀；若吾人聽...』」

「令條約成為具文，則吾人所得者不為軍縮...』」

「基礎之集合的和平制度，不為人所摧殘。為...』」

「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同時各國的報紙都集...』」

「中注意于這一問題，多所評罵。俄報更...』」

「危詞恫人，皆謂：『世界和平，發生危險...』」

「；而真理報更謂：『德國現對付美法英...』」

「共同陣線，歐洲現已成一『火山』，資本...』」

「主義之全世界，刻方在備戰中云。』」

「又據路透社十六日內瓦電：『吾人現應...』」

「主席漢德森，發出播音演詞：『吾人現應...』」

「有之選擇，為和平乎？抑戰爭乎？...』」

「戰中死傷者以莊嚴責任加諸人類，而要其...』」

「不斷努力阻止世界復入于另一大戰爭之黑...』」

「暗中，故軍縮之奮鬥必須進行；而國聯盟...』」

「約必須尊重，不得視同廢紙。前人之所以...』」

「犧牲生命于疆場者，希望永不復有戰爭，...』」

「吾輩豈可失信于人？縱德國退出，然軍縮...』」

「必須產生真正公約；無論破壞者持何理由...』」

「以搗毀法紀，吾輩不能聽令世界之法紀與...』」

「秩序，為目無法紀者所搗毀；若吾人聽...』」

「令條約成為具文，則吾人所得者不為軍縮...』」

「基礎之集合的和平制度，不為人所摧殘。為...』」

「的確，國際風雲，已到了嚴重階段，...』」

「迫為有識者所公認；列強的心門，擴張...』」

「軍備，各努力於殺人的武器的研究，預備將...』」

「來備位第二次大戰中的創子手。在這嚴重...』」

「局面之下，誰都不肯讓誰，所謂國聯盟約...』」

軍縮會議，都不過是掩飾虛偽的。德森竟欲取信于人；想借盟約的力。量來保障一和平；真不啻癡人說。之不，滑稽之極！強日的曼族。之不甘受其蹂躪，能享有平等。權的原則，其毅然退出聯合國軍。亦意中事，初未破壞任何條約，不。能遠以破壞和平相難哪！條約，不。日本帝國主義對世界挑戰的猖獗。面日，早已呈露無遺，國無視制。裁強暴，所謂國聯盟約，早已視。廢紙，彼強蠻的，日本軍部，正瘋。般地準備應付最大的非常時期之來。臨，磨刀霍霍，鋒芒逼人，懦弱無。能，怨憤莫伸；同時美俄兩國也。受着重大的威脅，側目而視，于是。美國因有三年造艦計劃的實施，和。太平洋海操的舉行；而俄國方面，。自中東路爭執發生以來，有嚴重。後，蘇俄已開始加厚遠東防務，。俄軍隊，刻正集中西伯利亞，其。航空隊亦正逐漸移，至有東部。亦方集中紅軍後備兵，已有一部分。伯利亞各地紅軍後備兵，已有一部分。

動員之說。(見國民莫斯利。十七日電)日本軍部鑑于蘇。俄赤軍集中遠東，美國大西。洋艦隊長駐太平洋，監視日。軍及華府海軍條約即將滿。敦，認爲最大非常時期已到。決將全體海陸軍實行大規模。改編，以應付國際變化。決根本改編海軍主力艦隊。聯合艦隊，增編航空隊，擴。充空軍實力；第三艦隊主力。艦，將加入吳軍港防守部隊。注重華北警備；陸軍方。面，擬實行集中韓滿兩地，。準備對俄，駐韓日軍增加。師團，并增編生力軍三師團。擴充兵力，整備最新兵器。(見十八日時事新報東京。特訊)

總括上述觀之，各帝國主義者的衝突，確已進入嚴重階段！劍拔弩張，戰機已迫近眉睫；不特歐洲成了火。山，近時有爆發的可能，而遠。東所埋藏的危險地雷，更有立即。爆炸的危險！

新秋之夜

瘦佛。

太陽在西邊沉將下去，逐漸被大地吞沒了，黃昏的披紗，在暮色蒼茫中闌珊地展開。一陣簾纖細雨，浙瀝地下着，滌清了驕陽殘留的餘威。微風過處，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新涼快感，吹入襟懷；使人忘記了沉悶，煩燥，痛苦，飄飄乎不知身在人間！

啊！秋來了！美麗的秋姑娘，已駕着金風冉冉地降臨人間了！久困在盛夏炎威悶悶中的人們，誰都欣慰着可以暫時蘇息苦悶中的魂靈；彷彿越過炎帝之宮，跨入素娥之殿，像解除了一種沉重的壓迫似的，得到了新生命！

雨過後，灰黯的夜包籠罩着大地，多情的月姐，却緩緩地從東方爬了出來；一鈎斜掛，亮晶晶的皎潔明澈，像水銀般浸着大地。一點點的繁星，也閃閃爍爍的寒光熠熠；匹練般的銀河，橫亘天空，美麗得像舞。

哈哈！人家在你脚下埋地雷，你却去討好人家，希望高抬貴手，勿扯電機，固然美事；但若萬一到了火山地雷一併爆發的時候，眼見得粉身碎骨，也只好閉上眼睛，喊幾聲『救命王菩薩阿彌陀佛』吧！

廿二年十月十九日于上海。

最便宜無電線

一八二號 每只二元

固定礦石收音機

九一八號 每只四元五角

如加購全副用具

計聽筒一付天線一百尺

絕緣子二只引進線八碼

每副加洋四元五角外

埠郵購寄費加二郵匯不

通之處可用五分及一角

郵票十足代現

志成工業出品

環球商行

獨家經理

上海廣西路南

京路亨得利隔

壁廣寒宮樓上

女卸下來的一衣帶。

的確，這豔麗的秋夜。「人生幾見月當頭」，又能夠得到幾個這豔麗的秋夜？

我躺在靠近欄杆邊的靠椅上，仰望着天，偶然想起前人「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的詩句，心上不免浮起一種遐思——聯想到烏鵲填河的神話故事；一年一度雙星歡會的佳期，過去不久，更不免把數年前的一段舊愁勾上心來——憶及那年在漢皋的「七夕」那天晚上，曾因傷感吟過幾首歪詩記得其中一首是：「鳳泊鸞飄意若何？豈徒牛女隔天河；無端此夜雙星會，惹起人間別恨多！」我吟着，我微吟着，不禁悲感橫集，愁緒紛來。啊！「多少悲歡離合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雖然不限今朝和今宵，但，飽經憂患的我，脆弱的心靈，易受感情衝動；低徊往事，觸景傷情，又怎得不使我茫然迷惘呢！

陳富華脫離上海電力公司

欣賞，却胡思亂想悵觸些什麼「人生樂耳，憂戚何為！」何況過去的一切，都成幻夢中的陳迹，又值得什麼去感傷？這不是自尋煩惱嗎？——蘇醒地的意識，終於把脆弱的靈魂從傷感迷惘中喚醒過來。

一棵鬱鬱森森的街樹，在微風蕩漾中沙沙地響着，簌弄着月光的碎影，那濃陰的樹葉掌一般的圖案陰影，蠕蠕地由粉牆上爬到欄杆上來，使人想起這×樹的命運——春榮，夏盛，秋黃，冬枯的變態；現在鬱鬱地在驕人，只須一過殘秋，那無情的嚴冬的霜雪威力，便會給爾剝奪到只剩了枯禿的枝條，在寒風中戰搖着。哪！繁華如夢，夢也不長；夢寐的人生，又誰會了解盛衰榮辱的人生觀呢？

馬路上，一部部汽車連續馳過，對於車中的坐客，我也毫無胆量敢去瞟他一眼，車後紅燈的光芒，隱隱射到眼裏，髮髻在警告你未來的世途，正多艱險啦！頓使我興奮的情懷，又

為之頹然了。

神怪與猥褻的比較

鵬九

畢竟是文字的力量來得雄厚，書畫能糾正社會的人心，也能導人於邪途。自古道有善處必有惡處，那麼文字的是否正經，或者導人以淫，都在這下筆的一瞬之間，從來文人潦倒的多，有人說：這就恐怕是耍筆桿的文人喜歡輕薄舌的結果。這話雖寓有一部份的理由，但不能一概而論，報應之有無，在現社會堪說為一種虛無飄渺的事情，為惡的人儘多，也未必有什麼天賈之禍；總之這一點乃關於良心的問題。

中國的教育不普及，是目前社會兒童前途一個極大險機，尤其一般平民階級的兒童。論到入學，父母經濟力量不夠，他們唯一的每日消遣法，這並且是好學的孩

鄙人服務於上海電力公司。已十三載有餘。平日待人以誠。克己以嚴。深蒙諸友好。不棄下愚。殷殷誨教。親如手足。惟年來身弱多病。醫囑靜養。故自即日起。辭去上海電力公司職務。遠往外埠。藉資休養。所有主幹千秋之事。概由至友陳楨貴先生負責辦理。此啓

廿二年十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政府商標註冊
雙錢牌

廠膠橡央中大 廠膠橡華中大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電話一四二二

子們總會這樣，將馬路旁邊的小書攤，看做偉大的圖書館般，鎮日價的坐着，對那粗淺而畫着人物的小人書畫，表現出津津有味。這一個問題，以前很有不少人討論過，結果因「火燒紅蓮寺」——「大破X陣」等等一類的東西，描寫得過於神通鬼怪，往往會使毫無智識的輕年孩子，起那入山求道的妄念，於是被人認為不妥的佔多數。地方當軸也有取締的聲浪，日前內政部果然咨請上海市政府轉飭公安局嚴厲禁止，並搜查焚燬，以杜流傳。不過，神怪書畫每以捏搆故事，輯成小冊；來騙一般無知兒童，及識字不多的人民，墮落青年意志，仰且有有害國家民族思想，而應當嚴厲禁止發行。可是我以為還有一樁事情，也

許地方當軸還沒有顧念及此，就是那猥褻得不堪入目的性交照片，始終還在街頭巷尾公開秘密的做交易。凡是往在上海灘的人們，總曉得夜晚的四馬路一帶，是神秘的所在。在這裏不僅充滿了花紅柳綠，燕語鶯聲的雛妓，和各色人物。馬路旁的行人道上，不時有那兩隻手插在衣袋裏，滿臉笑容，狂抽着香烟屁股的破靴黨朋友，當你擦過他身邊的時候，常常可以聽他低聲的問道：「春宮要勿，春宮要勿，真照相，新花樣。」同時他更摸出一疊所謂春宮照片，追隨着向你兜攬。這真是天曉得，食色性也，天賦的機能，那話兒誰不知道，竟勢他們無恥的男女相，赤裸裸地將張競生博士的一性藝術——祖然的拍上了照間的時候，作爲臨陣交鋒的參攷。這種猥褻的春宮照片，據聞利息很厚，如果拿它和小人書畫比較神怪的爲害，似又稍此一等，我希望地方當軸亦要加以注意。

文字地盤

張孟昭

言論界衆口一詞的說：國事之糟糕，是由於歷年武人們爭奪地盤，內戰不息等緣故，文人罵的對象，也是封建餘毒，貪官污吏，歸咎軍人你爭我奪的，不成樣子。但是話要說回來了！著作家關於文字地盤，也往往變成內鬨，鬧意見和筆戰的玩意兒，常在報紙上和刊物上，可以讀到，著作家被人捧起來一成名，就不可一世了，作品佳的，固然獨占鰲頭，不佳的，編者也會視如拱璧，無名作家，談也不要談。雙十節到了，各報特刊出風頭，所謂副刊裏，有名作者的

雙重性的雰圍

丁蔚南

住在這個都市裏面的人們，是很驚心吊膽的，雖然有所謂「保衛地方」的軍隊屯駐在那兒，但是，他是不越雷池一步，如果X軍不衝到他的轅門口的時候，他是會去迎擊的，一任對岸的軍斷續底射擊。也許這是他們的一種應戰法吧，一定是所謂「沉着」的應戰法了。雖然他們的器械是那樣的充分，丘八的神氣是如此糾昂，但總老是那樣閑散地過日子，耳聽着這如新年的爆竹聲頻頻地從對岸傳來！素來稱爲八省的通衢，現在連自身附近的鄉村也不准通行，滿街充盈着沉寂

文字，好似包辦式的排滿了，無名的作家，雖自己覺得有幾篇文字，是極簡短而心血結晶成的，可是還不中用。編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字紙籠裏一擲。在編者固然有一種爲難，一種苦衷，但取材宜知少精悍，名作家的浩篇大章，應刪短些，讀者讀起來，自然覺得有興趣，而無名作家，也有抒才附驥的機會，不致于埋沒了。我讀了各報雙十節的紀念文字，編重于名作家的冗長，不禁想到文字地盤的打破並非攻擊任何個人，蓋讀者的輿論，往往看了名作家的長文會頭痛，所以提出來，供獻給各報編者：

與恐怖。市場是異常的蕭條，在每一條街的上頭，差不多有一半是×燈光芒悽黃的真有使人下淚底魅力

財迷新徑

錢·溥

幼時跟着人在寺院中應酬，見了焚化錠庫覺得十分有趣，再見到燒紙紮房屋時，更是手舞足蹈。但那時的感覺祇是燒了豈不可惜，可惜的原因只是不得再看。不久偶然又遇到類此的一件，房屋器具一應俱全外，又有什麼無線電器等。巧玲瓏的主人固然抱的新貨上市，洋錢入袋，但買主經售人也不問一問這播音台是否與陽間的相通電浪是否能夠播送到陰間，那麼同時還得燒幾張節目單去，如果與陽間相通的話。當然這等人的腦筋裏根本是一片含糊人云亦云，誰去查究這許詳細，一查究也許說是不誠心了。

單在上海一隅，每年對此不知要消耗多少金錢，若說這事是靈驗的，世界窮苦的人就多了。到陰間做富翁去，又何樂而不為，一樣還有無線電可聽。倘使你買冥鈔元寶沒有這力量。那末即使借債都值得，好在眼前陰陽之間雁票還沒有通，還慮債主追你來面索不成。焚化紙紮有勁的窮人，對於這條發財的途徑。大可實行嘗試，好得他死了覺得失望時，也不怕這個死鬼來尋着我說是「燒去的收不到

入夜
的時候就靜寂的而且陰森森地有如鬼境，除了幾個灰色動物而外，路

面，居然也有電網的裝設，也算是幸運的了——然而居在電網外的人

們，常感到電網裏的人們底安全，真的——居在這樣的地方的人們，真是受盡了痛苦，於是造成矛盾的雙重性底集團。在黑夜裏×軍來時，就要歸順着這一晝夜動×軍，白天又要歸順着這所謂「保衛地」方一的軍隊，真是弄得我們小百姓叫苦連天。遠避吧，又沒有這許多金錢，然而離開這裏又那能得到生存呢？歸併到電網裏去吧，那末

你又將何由獲得你的耕種地而來應付你底飢腸？於是這些痛苦無告的人們，就在這「雙重性的集團中」朝白晝紅的苟延着殘喘！眼巴巴地硬領着槍彈紛飛底滋味，幸而彈丸也不常命中着他們底頭顱！

一九三三，九，廿八
追作於上海

婚姻問題

黃昏蹈湖(下)

龐紅鵲

——×女士日記殘頁——
麗這小妮子真是孩子氣！今天因「革命政府紀念」，各界休息一天；我亦休課。所以今天我在寢室溫理各課，不越室外一步。想婉姊亦如是，故不來看我。

五月十一日
早晨盥洗甫畢，鑼鑼之聲大作，它在報告吃早餐了。於是一羣娘子軍共赴飯廳開戰

魏 指 新

上海西門方浜橋壽祥里五五號

咽喉內外傷科醫生
關這淘
氣的小妮子
今天她不
知什麼這樣

開心；穿得怪花綠，走進我的寢室裏，裏面這樣鬧着：

「拉拉，拉拉！姊，快去和我跳一次却而登吧！」

「呸！輕骨丫頭，休得這樣鬧！」我正經地鬧脾氣。

他討了一陣沒趣，嘻皮着臉走了！

明天是參觀×學校的遊藝會，我和婉姊，麗芬，淑芳說過了；我們都準備請一天假！

孔武有力！

張孟昭

宋財神自從海外歸來，成功了大借款之後，不道一聲霹靂，馬上送財神（宋送諧音）。雖說獨木難支，財神自己不干，但是環境所迫，不得不丟紗帽。如今換上一位孔方兄，顧名思義，確屬理財能手，搜羅木易，（洋）一定無孔不入，而且襟山帶水，孔武有力，宋雖去，孔有宋的賢內助。內外合作，中國財政其安如泰山乎？敢問！

五月十二日

滿心希冀着，於是和婉姊等一行四人跨出了校門向×高中走去。

歸來時已是午夜一時了，至於遊藝會的一切，我沒有什麼可以批評。不過我預備做一篇雜感。××的任「威尼市商人」一劇，他是男

主角，表情尚佳，惟對白欠工。至於女主角是陳××女士，態度似乎受拘束了！的確的，女子的怕羞心理，我何嘗不是這樣呢！

此外也沒有什麼可記，總之，我對××的舉動有深刻的疑點。呵，××！呵，陳女士！

六月三日

好幾天不記這日記了，××也沒來。在同

學方面得到一個不良的消息說××和陳××有訂婚說。啊！這消息是使我昏厥了！

「××妹，怎麼啦？你患甚症？」婉姊急得滿身是汗問我。

「咳！……還說什麼呢！」我甦醒過來嘆

着。

最後，我將情形告訴婉姊，婉姊亦為我流淚了。她慰勸我不要悲哀，因為男子的心都是蛇蝎般的可怕！然而婉姊亦有愛人，她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莫非她也失戀了嗎？

今天神經受刺激過甚，暫告了一天的假。睡在床裏，淚漉漉地流個不住。

黃昏獨自坐在沙發上沉思，心裏轉輾思維，於是就在桌上寫信給薄情的××。咳！

六月十二日

悲哀和幽怨襲擊着我的心身，煩惱層層地增加着。日記也懶于握筆了。

今天因在××日報上看到××和陳女士訂婚的廣告，至此我始恍然了！咳，××！你好！你害我了！「威尼市的商人」一劇，原未是你們定情的一幕啊！我覺悟了，男子是見異思遷的能手！

小李又來鬧了，事，誰理你呢！你簡直是一個人回獸心的蠢物！

我對於學問，不想前進了：我很想快快地死去。惟有死我是在祈求着。願死之神快快來光顧我吧！

七月八日

不記日記，又是好幾天了，現在學校又將放暑假了，是十日；算來只有二天了！這二天的光陰是如何的快哪！同學們都興高采烈的收拾她們的行裝，預備去過美麗的家庭生活，有金錢的去過快樂的生活，什麼莫干山啊！

歷代名將用兵方略

吳石仙纂述

每冊實價壹元五角
現款批發格外歡迎
六折計算以示優待

上海四馬路
作者書社代售
各省
武學書局分售

什麼青島啊！都是有錢人的快活境。

惟有我，在悲哀和怨幽中又將回家受磨難了！

七月十日

今天放暑假了，同學們都走完了；婉姊比較我遠所以我送她到車站。麗芬和淑芳也一同歡送。婉姊去後，我也預備回家。麗芬和淑芳她們都是本地人，所以也送我至輪船埠；在汽管聲中我們分別了！機聲軋軋把我幽怨的心都震得碎碎了。孤凄地哀悲地離開了第二的故鄉！

七月十二日

今天是我到家的第二天，昨天到家時，媽媽異常快活，她很欣喜地問長問短。我和她老人家搭談了一陣之後，我到爸爸處去，爸爸好像生氣，不理不睬。

「爸爸！」

「……唔」，這是爸爸的答語，我心裏非常難受而退了出來！恰巧弟弟放學回來，他異常欣喜地拉我去閒談。這天真爛漫的孩子，足以使梅女士看了歡喜！

弟弟告訴我許多事情，都是故

鄉的新聞；其間關於我的問題也有。弟弟說：表哥下學期不給學費於我了！這消息使我為之噩然！

回寢室躺在床裏，一陣心酸又是血淚狂湧了。

七月十八日

現在我不求別的，我只求死！唉，死才是我的歸宿；——自殺的歸宿——爸爸曾說過，下半年不用去讀書了；在外面讀書，簡直學了壞樣！頭髮亂得像鬼一般的，衣服小得怪難看；這時代他老人家說：是野獸時代，尤其是女子，好像鬼一般的裝束。最後，他老人家翹着鬚鬚怒氣沖沖的走了！

媽媽勸慰我一番，但是怎能勸慰我的內心的哀悲！啊，媽媽呀；女兒在世是不久的了！

九月廿四日

這日記是最後一頁了，現在我的人是覺得茫茫然；寫來的語句我自己知道是不能如我的心願。因為死之神已在向我招手了，咳；惟有死！

我十八年的人生，至此完了；我沒有快樂，沒有欣喜。終年終月終日終時哀悲纏繞了我的心身。受

了朋友的諷譏，又被××失了戀，受着經濟的壓迫，又受舊禮教的鞭撻。至此再無我做人的餘地！

寫好了給婉姊一信，麗芬和淑芳一信；敘述我的狀況並自殺的主見。這二信由郵局寄出。又寫了給爸爸和媽媽一信，敘述我的痛苦，並勸慰他們譬如沒有生我的人。最後希望媽媽不要悲哀。致弟弟一信，無非叫他上心求學；並代我勸勸媽媽。

自殺的方法，我會想過；吃交眠藥？自縊？自刎？蹈湖？許多方法，只有最後一個為最佳。於是決定了今天黃昏自殺。因為黃昏沒有人注意而能救我的。×湖是故鄉的大湖。我的此舉，尚是被題兒第一遭！

現在已是將近黃昏了，爸爸和媽媽都在談天；弟弟到外面玩耍去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我決定了！死神已在向我微笑啦！

現在把首詩作為日記的結束吧

一十八年的人生，
只換來了灰影；
悲哀，幽怨；

「聚滿我的心靈！」
「朋友的諷譏，
失戀的孤凄；
壓迫，輟學；
是我自殺的前題！」

爸爸，媽媽，弟弟，婉姊，麗芬，淑芳，以及我的朋友親戚和不相識的同胞；別了，永遠地別了！咳！

「完」

（集者按）：×女士日記至此已完，不知讀者閱之作何感想？此日記得自×女士之弟××君，又蒙××君告我伊姊之日記藏在枕底。×女士蹈湖之黃昏，並未有人注意；至翌日早晨有人赴湖畔開步始見×女士之屍體浮於湖面，於是情人打撈。斯時×女士之家中，正在驚異之際。忽得此消息，為之一驚。然×女士已香消玉殞矣！嗚呼！×女士之死，足以使舊禮教者作一當頭棒喝也！

×女士之弟云：伊姊在

××君信中提及日記如有相當機會，請發表之，故集亦樂為發表。

最後的一封信

白葉

鈴！鈴！鈴！一陣門鈴聲，我知道綠衣服的信差，又在隔鄰那家叩門了，我每天從清晨起身，聽見這門鈴終像鬧鐘似的，幾乎沒一天脫班的。

對樓的那位妙齡女郎，便是受信的主人翁，伊的裝束，非常新奇美麗，我常和綺姊說笑，這每天刻板樣的信件，也許是她的……呢！那位女郎，出落得很嬌豔，據她家的傭婦和我家的小丫頭秋香說：伊畢業於滬西著名的教會學校，現在還担任着教職呢。

伊平日常去散步，有一天，我纔從卡德路慢慢地步行回家，才走到靜安寺，驀他遇着伊緩步前來，伊這時正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薄緞披肩外衣，灰色的高跟鞋，遠遠望去，真似天上安琪兒，在無意中見伊微微一笑，我亦不禁報之一笑。今年暑假，綺姊已得某校的卒業證書，便趕往日埠大學去了，我却仍在求學，可是從綺姊去後，隔鄰的鈴聲，也脫了班，那女郎倩影，也從此不再見了。

這一天，恰逢星期日，我悶着更覺得百無聊賴，忽地接得綺姊來信，說起許多大學生的生活狀況，和學校的風景，末後還提問着隔鄰的那位美麗女郎，我看到這裏不期微微一笑。

那伶俐的小秋香，正站在我的椅邊，我便回過頭來，問伊道：秋香！那隔鄰的女郎，已好久沒有看見了，是不是已離了家嗎？這時秋香笑容可掬的說道：小姐！你說的是不是那對樓的應家姑娘嗎？可憐伊病了好久咧！他家的徐媽說：伊好似得了神經病，他家的老太太，已遍請了中西名醫，却總沒有起色，唉！這也許是前世的冤孽咧！我聽到這裏，不期感嘆起來，卻又不敢去探候伊，覺得很自納悶。

過了一星期，那晚秋香又很驚惶的和我說：應家的姑娘，已移往病院；伊的瘋病，更利害了。

第二天的清早，我正預備上學去，秋香手裏執着一封淚點斑斑的西式信紙，愁態滿臉的向我道，對樓應家的姑娘，已於昨天死在病房裏了！這封信是伊的奶媽拿給我的，叫我請小姐看，這奶媽因為伊姑娘死得很離奇已哭得一天沒有吃飯了，這封信應家姑娘接到後，便終日啼哭，不久便病了，小姐請你替伊看一下，念給我聽了，侍我去轉告伊，使伊可明白。

我聽了秋香的話，不期怦怦地心跳不住，一壁便讀着那封信。芸妹：

當我作這封信時，

心痛欲裂，幾不能成一字，因這封信實為最後之訣別書，以後我和妹不能再相見了，我和妹相識，已有十年，愛妹之心，可質天日，可是我在專制萬惡的家庭上，要壓迫我為買賣式的結婚，不得已只有一死以報妹；可是我死後，妹切不可悲傷過度，增加我的罪，願妹腦筋中，以後勿再留着，我，這樣我身雖死，我靈或可得上帝的寬恕呢！

夢麟泣啓

我念完這封信便講給秋香聽了，只見伊的淚水，已掛在臉上了。

短篇創作

老鄉(下)

何人

阿福的眼睛滿含着淚水。

「你大概不能走路吧？你等一等，我去叫人送一碗麵來。喂老鄉：去一間距離



婦女患白帶

家庭少幸福

白帶靈丹

能使女子面貌轉豔。身體轉強。摩登人物。欲健而美者。莫不信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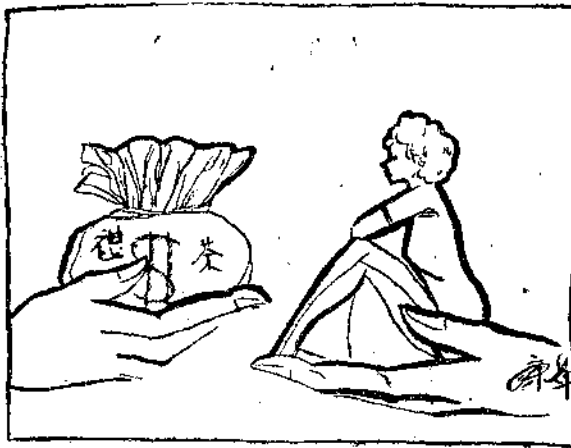
大瓶一元五角 寄費加一

△本藥房遷移大世界西首華格桌路十七號。福壽藥房啓



勞工：『老闆！我發了十幾個寒熱，今天委實再做不動了，想幾請天假，請您可憐我一家七口靠着我吃，工資照給譬如做好事。』
 資本家：『什麼？我的生產受您的影響不向您算賬，還想躺着家裏拿錢麼？』 張英超作

十款寒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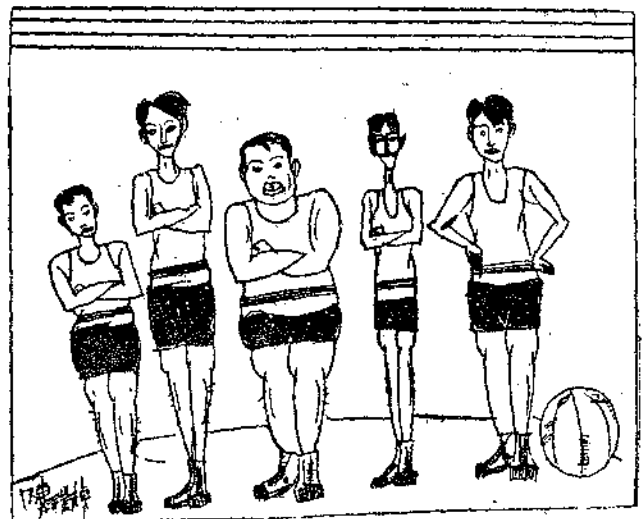
賣買式的婚姻 李康年作



興奮的義族 張福飛作



執筆桿兒的朋友。是喝着自己的腦汁而生活 金劍凡作



×籃球隊 陳瑞植作

期三第
府政 民國
券獎設建路公空航

獎開海上在日九十二月二十

期延不決

第三期獎券共發五十萬張每
張分作十條每條售洋一元獎
金總數二百五十萬元獎額共
計五萬零六百六十五張獲獎
之機會為十與一之比例
一等獎一號獨得洋五十萬元
二等獎兩號 各得洋十萬元
三等獎四號 各得洋五萬元
四等獎十號 各得洋一萬元
五等獎五十號 各得洋二千元
尚有五萬餘張中獎獎額

售券表

與各辦事處多設一八三至五路江
浙皖贛鄂川六省總經理人運公司四川
路三百三十號及各大公司銀行商店凡
懸掛獎券辦事處之藍底白字標識者

3-5

不遠的麵館裏，阿福瞧着他的
背影兒。
不多一會，他同鄉和一個
夥計送一碰熱騰騰的麵上來。
阿福像大鷹捕鷄一般吃着。
麵。嘿，麵是這麼可口，又甜
又香。……倘使世界還是有快
樂的話，阿福要算是世界上頂
快樂的人兒了。
這麵可不真個是仙丹？阿
福的精神馬上就恢復像前幾天
時的那麼地健壯。
阿福用感激得落淚的眼光

睜着他的老鄉。暫時說不出話來
，但終於說出來了：
「老鄉，你真是好人！你真
是好人！我一輩子忘不了你。」
「不要客氣，咱們是本鄉，
你可飽啦？」
「飽啦，飽啦。你真是好人
！阿福的眼睛神氣十足地老
瞪巴住着他的老鄉。誰不知道阿
福還沒有吃飽呢！」
夥計收了麵碗和筷子回去。
「現在你可能跑路吧，跟我
來吧，去我的家裏。」老鄉說。

嘿，你說，世界上還有這麼的
好人呢。
阿福跟着老鄉跑。走了幾條馬
路，轉了幾個灣。

「你叫什麼名字？」老鄉問。
「我叫阿福。你貴姓？」
「我姓許，你就叫我老許好了」

到一家店子的門口，老鄉停住
了足，回頭來叫阿福等一等。
老鄉跑進去和店子裏的掌櫃咕
嚕了一會兒，又跑出來：
「這便是我的店子，你去那兒
，老鄉的指頭指對面距離約有二
十步左右的米店說。」就是我們剛
才跑過的那兒的米店，叫他挑二袋
米來。你說是老鄉差你來的，曉得
嗎？」

「就是那兒？」阿福的指頭也
指着那兒的米店。
老鄉點一點頭。
「曉得的。」阿福向着那兒的
米店走去。
一會兒阿福帶着二個夥計

二袋米回來。帳房給了許多鈔票給
老鄉，老鄉便出去了。
那二個夥計放下了米，等着收
錢。

「老鄉，快點付錢吧，我們要
去回啦。」二個夥計說。

「錢，不是早就給了你的夥計
嗎？」帳房說

「那個夥計收去啦我們並沒有
收到你的錢啊。」

明天報上有這麼一則新聞：

奇離騙術

阿福串同同鄉

妙法騙取鈔票

××人阿福窮極無聊，串同同
鄉許某，先向××店言明願將
白米二袋出賣，價××元（比
市價便宜）後即到××米店稱
係××店之夥計，着其即送米
二袋……許某
在逃，阿福當場被××店主扭
交站崗巡捕……

三三，六，五。

一個小家庭

這雖然是一樁可歌可泣的悲慘經過，但在這廣大的社會上，也許是
一種平凡的悲劇吧？

鑑因

品妙之出傑中花雪

錫鎮州餘年枝行通全國各埠
各大藥房廣洋貨號均有出售

雪花膏

廣生行發行

春明沒有爸，也沒有媽，只有一個妻子。自己是省政府裏的一等書記，每月的收入，算多也不算多，說少也不算少，僅是可以維持兩口子的生活。星期日，夫妻倆相借出入電影院，公園，倒也非常愉快。

他的妻子叫梅，他時常對她說：「梅，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家庭開墾得藝術化，時代式，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我很希望有我們的庭園，裏面花木葱籠，趣味幽靜。在我們的書室裏，置一部鋼琴，一座無線電。在我們運動着；但我們不需要汽車，那是太貴族化了！我希望我們的家庭，不久能這樣實現！並且要永久的快樂着，你看這可好？對不對？」

「這當然沒有不對，也沒有不好，但是，你！是個書記，哪！怎麼有這種力。」

量，可不是夢想？」
「話雖如此，我卻很有把握呢！」春明得意的笑着。
「那是怎麼一個把握？」梅在驚異着。

「我這一科裏的劉科長，很同我合得來，不久的將來，我可以有升任助理員的希望。再進，便是科員，劉科長如果升任秘書，我怕不是也是個堂堂科長嗎？那時候你是夫人，我是要人！」
「照你這樣說來，我這個夫人的頭銜，也許會實現了。」
「自然囉！不但如此，你要稱呼我老爺，我也稱呼你太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一對年青的夫婦，天天在床上起身的早上，總是這麼一套對談。——你是夫人，我是要人——在春明的腦海中，老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思想，梅呢，也是常常憧憬着Bourgeois的迷夢。

(二)
在辦公室裏，傳出一陣輕微的喧嘩，大家都互相輕輕私語，雖然各人的聲音不十分高亮，但集合了十來個人的言語，也就如夏蚊之猖獗，刺刺不休！靜的空氣，頓時融成一片噪雜的煩囂的集團。春明

也坐在辦公桌上，與同事老李密談着：
「老李！這事可真的？」春明很担心的輕微問着。

「怎麼不真？而且今天的報紙上，也登載着，說是不出一月之內，要全體改租了，我們當書記怕又靠不住了！」
春明聽了這話，眼前一陣烏黑，心中如鹿般撞個不住，滿懷的悲哀情緒，幾乎要哭了。

「春明兄！無已，我們只好另謀出路啦！」
「唉！但是劉科長也許站不住了罷？」
「自然囉！一朝天子一朝臣，像他們都有靠山的，倒不要緊，這裏不幹，別處又可以幹，我們可就倒霉啦！」

「你打算怎樣？」
「我沒有打算，暫時回鄉再作計較。」
滿室的辦公人員，誰都沒有心思作事，大家都互相討論今後的位問題。一個說，我到家都互相討論一個科員當當。一個說，我去我叔叔那裏弄一個秘書當當。一個說，我去舅舅那裏謀一個秘書。大家議論紛紛，只有春明滿衷心事，懼慮失業後該怎麼辦？只有春明麼度過日子？一種極哀苦極恐懼的情緒，圍住他恍惚到了家，妻子在房間裏挨餓得不像人形！自己又是衣衫襤褸，他恐懼，他羞憤，他幾乎怕見人。



金剛牌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同不戒與



煙味好 巧錢

于是妻到灶房拿出飯菜來，兩個人坐着。春明沒有心思吃飯，僅吃進三口飯，就放下箸。妻也是沒精打采，吃半碗飯，便起身收拾碗箸。這一頓中飯，就匆匆的

度過。晚上，春明與梅都沒有吃飯；雖然飯是很多盛着。在床。上，他倆彼此都沒有很好的合上眼，一陣陣難聲，一直哼到天亮，無疑的，他倆已經有一夜失眠了。省府的移交文件，統統辦妥了。只差將那一班脚色換了這一班脚色，先行停鑼，重整旗鼓，移交的手續，雖有兩方面人担任着檢點，但是大家都不願多事，所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故此不到一刻鐘，移交的手續，總算成立。其實有什麼手續，不手續，老主席將寶印留下來，交新主席拿着，就完事了。什麼移交，接任，一切閒文，都是粉飾着人背着臉看戲的，有甚麼意義呢？因為在老人方面，大覺得景况淒涼，語不成聲，所以不必多見儀式。在新人員方面，只因做官情切，巴不得馬上坐上，在辦公室裏抽雪茄，還有家信，而至于領薪水，還有

「喂！春明！快來看看今天的蟹子很好啦！」
「你那麼不舒舒服呀？」
「不是！」
「春明，有點不舒服嗎？」
「哼！……唉！……」
「究竟怎麼啦？受了寒吧？」
她很擔心放下蟹子，然後靠近他的身邊，低聲問道：
「你那裏不舒舒服呀？」
「不是！」
「春明，有點不舒服嗎？」
「哼！……唉！……」
「究竟怎麼啦？受了寒吧？」
她很擔心放下蟹子，然後靠近他的身邊，低聲問道：
「你那裏不舒舒服呀？」
「不是！」
「春明，有點不舒服嗎？」
「哼！……唉！……」
「究竟怎麼啦？受了寒吧？」
她很擔心放下蟹子，然後靠近他的身邊，低聲問道：
「你那裏不舒舒服呀？」
「不是！」

「那末，怎樣呢？」
「省政府要改組了，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
「真的嗎？」梅茫然了，兩隻眼睛楞着，流下淚來。又接着說：「我想你當書記的，大約是不要緊吧？」
「越是職分小，越是靠不住。何況這又是省政府，不同其餘機關可比。不改組則已，一改組連差役雞狗都一律換掉！」
妻沒有言語可以安慰他，只得勉強勸他：
「不必傷心了，年青的怕沒有事做嗎？」

「那末，怎樣呢？」
「省政府要改組了，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
「真的嗎？」梅茫然了，兩隻眼睛楞着，流下淚來。又接着說：「我想你當書記的，大約是不要緊吧？」
「越是職分小，越是靠不住。何況這又是省政府，不同其餘機關可比。不改組則已，一改組連差役雞狗都一律換掉！」
妻沒有言語可以安慰他，只得勉強勸他：
「不必傷心了，年青的怕沒有事做嗎？」

甚。麼。工。夫。管。那。些。混。賬。的。移。交。不。移。交。爲。了。這。種。緣。故，表。面。上。總。算。敷衍。過。去。

此。時。的。春。明，他。心。中。包。含。着。的。惡。劣。情。緒，似。乎。是。生。平。所。未。有。的。他。失。了。知。覺，他。含。着。將。要。如。狂。人。流。般。的。湧。出。淚。水，跟。着。人。羣。拿。卷。處。稿，忙。了。一。回，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爲。他。沒。了。知。覺。呀！

鈴。聲。搖。起。來，是。開。會。的。時。間。到。了。那。是。新。主。席。的。宣。誓。就。職。典。禮。台。前。站。着。的，都。是。長。衫。馬。褂，西。裝。革。履，眼。鏡。禮。帽。之。輩。新。人。員。舊。公。務。員，都。很。肅。靜。的。坐。在。禮。台。下。面。寂。寥。得。鴉。雀。無。聲，幾。十。付。眼。睛。向。台。上。射。來。

的。托！的。托！

穿。西。裝。的。開。會。主。席，走。在。總。理。遺。像。前。高。聲。喊。着：

「奏。樂！」

于。是。很。噪。雜。的。音。調，從。呆。滯。的。空。氣。裏，播。了。出。去。接。着。的。就。是：唱。黨。歌，又。是。宣。讀。總。理。遺。囑。……最。後。新。任。主。席。登。台。了。

「諸。位。同。志！……兄。弟。承。乏。本。省，……全。蒙。諸。位。同。志。之。督。察，使。兄。弟……今。天。兄。弟，非。常。之。榮。幸！不。過。我。有。句。話。要。聲。明。的，就。是。兄。弟。到。此，是。來。做。事，並。不。是。做。官！」

台。下。一。陣。拍。掌。聲，拍。得。震。天。價。響，新。主。席。得。意。極。了：

「所。以。兄。弟。此。次，除。帶。了。一。二。位。秘。書。外，還。有。三。五。個。隨。從，但。那。是。無。關。緊。要。的，所。有。本。

府。裏。的。識。員，一。律。不。更。動，望。諸。位。安。心。辦。事。共。謀。地。方。之。發。展！」

于。是。台。下。的。拍。掌。聲，更。震。動。得。利害。春。明。早。已。快。樂。得。要。狂。了，當。天。回。到。家，口。裏。連。聲。叫。着：「好。主。席！好。主。席！」快。樂。呀！快。樂。呀！

「裏。面。正。在。憂。愁。的。妻。子。梅，忽。聽。得。他。發。狂。怪。叫，料。必。定。什。麼。吉。事。來。了。」

「春。明。是。不。是。省。府。不。改。組。了。」

「改。組。是。改。組。了。」

「既。然。改。組。了，你。怎。麼。還。這。樣。小。孩。子。氣，快。樂。什。麼？」

不。啦！新。任。主。席，已。經。說。過，不。更。動。人。員。了。哪！」

「噢！那。麼。我。們……」

「啦。對！我。們。今。晚。得。去。看。戲。乙！太。太。贊。成。不。贊。成？」

「我的。老。爺，你。既。然。這。樣。快。樂，我。怎。麼。不。贊。成？」

于。是。春。明。與。梅，這。夜。很。甜。密。的。看。過。影。戲，回。來。時，也。很。舒。適。的。睡。了。一。夜，在。半。夜。裏，春。明。還。發。夢。笑。哩！

(五)

一。天！二。天！三。天！過。了。去！

省。府。的。辦。公。室。外。邊，立。着。一。大。塊。的。揭。示。牌，上。面。貼。着。最。新。鮮。的。論。條：

「……本。省。年。來，迭。遭。天。災。匪。禍，人。民。利。竭，省。庫。支。絀！……茲。爲。救。濟。本。省。疲。困。保。持。

預。算。起。見，不。得。不。緊。束。政。策，故。不。得。已。暫。先。從。裁。員。着。手，減。節。開。支，待。後。經。濟。充。裕，當。再。恢。復。原。狀。下。列。人。員，着。即。裁。撤。原。職，另。候。任。用……」

事。情。真。不。巧，所。有。前。任。公。務。員，沒。有。一。個。不。在。被。裁。之。例。圍。着。看。的。人，都。個。個。面。如。土。色，各。各。相。覷，在。人。執。中，忽。然。一。陣。笨。重。的。響。聲，在。階。沿。發。出。原。來。是。一。個。人。裁。到。在。地。了。這。個。人。面。色。如。土，神。志。糊。糊，同。事。們。連。忙。將。他。扶。起。來，灌。了。些。熱。茶，半。晌。才。醒。過。來。

「梅。呀！我。們。真。不。得。了。了！」

同。事。們。不。知。他。同。什。麼。人。說。話，便。都。這。樣。勸。他：

「春。明。先。生，不。必。如。此。悲。傷。了，這。裏。不。能。做，別。處。儘。可。以。去。謀。呀！」

「我。實。在。沒。有。出。路。呀！」

同。事。中。一。個。人。這。樣。關。照。大。衆：「各。位！我。們。去。領。薪。水。吧！然。後。的。事。我。們。再。談。」

大。家。雖。都。充。滿。着。怒。憤。的。情。緒，但。是。誰。也。沒。有。力。量。提。高。嗓。子。叫。喚。一。聲？他。們。希。望。這。事。是。夢，不。成。事。實。他。們。希。望。主。席。發。慈。悲。心，留。了。他。們。于。是。他。們。推。出。幾。個。代。表，請。求。主。席。留。情。內。中。老。子。政。治。裏。混。事。的，知。道。這。絕。對。是。辦。不。到。的。事，所。以。就。到。會。計。處。領。薪。了。至。于。春。明，他。當。然。希。望。能。夠。

挽回自己的地位。

代表派定了進去請願。

接見的不是主席；却是秘書。

代表將這意思說明後，秘書回答說：

「這是主席的意思，兄弟不能作主。但是這種事，是整個的省府經費預算問題，恐怕這事不能收回成命！我想諸位，還是再等候些時候，也許不久就會恢復原狀的！」

一套預先練就了的招告話。

代表不得已退下，只得領了薪回去，春明當然不能例外，拿着鈔票戰慄地回到家，妻已在門外等候着：

「春明，我的老爺！今天月底呀！薪水拿來吧？」

「拿來來了！可是最後的一次拿了。」

「怎麼？」

「撤了！職了！春明說不出這兩個字連在一起。」

妻驚慌，恐怖，……這日又是失眠，兩個人。

……約摸過了三個月頭。

這天報上載着一段春明夫婦離婚的通告。

第三天，恰是一個星期日，省府的新任職員，正在××江邊，聚野餐，忽然發現水面浮上一個男屍，大家設法打撈起來，在男屍的身邊，藏着一張離婚證明書，許多當票，並絕命書信一封，裏面有幾句話：

「……這世界完全是搶奪！弱肉強食！……殘害，自私，……設是非！……無公道！……有勢

回去吧！玄衣少婦

滿樹含笑的桃花，紅遍了黃浦南部，聳立在鎮上的名塔，現出年老衰頹，空氣中傳來鐘聲陣陣，汪……汪……地虛心哀號。這多是過去的鬧市，于今是荒涼的鄉鎮。

白雲遮住地面，微風吹向野

口有幾個田，墳尖飄着紙條白籬，有幾處土堆草裏，燒着融融的錠帛，有幾處墳堆上長滿了青青茅草。個個墳墓裏，多是前輩的歸宿者，他們生前的事業，名譽。現在化爲烏有！祇留些有關係的妻子兒女等，在這桃花開放的時節，一隊隊素衣縞服地，來牠土房四週，哭祭一回吧了！活的叨叨地訴他們的苦衷，死的儘是

力的，搶人的飯碗，有金錢的，奪人的妻子！……世界上這有一個『錢』是最萬惡，……我爲你——錢——而犧牲！……春明絕筆」

這男屍由公安局限驗收殮後，那省府的一班新任職員，却意興甚豪的談笑着……

× 二二，十一，五，深夜一時

長夢。

人力車拉來了一位玄衣少婦，車上並坐一位小妹妹，她手裏捧一束鮮花，提高了小嗓子，「停下來！媽：是此地吧？」少婦點頭，表示不差，車停在路傍，收了車資回頭去了。母女兩人，蹣跚着走向野田深處。在一個黃土未舊的墳前，停住脚步，將一束鮮花安放在土堆上面。「儂梅！你恭敬些，鞠三個躬。」「！她深深地彎下腰去，誠意的鞠躬，但是一個在鞠躬，一個在流淚，一塊六寸方的手帕，已經濕了一半，「媽！三個躬，已經

國家之興衰系乎文化文化之發達端賴印刷故歐美各國莫不注重印刷事業敝公司有鑒於此特向歐美購置新式機器精選上等色墨承印中西大小文件書籍雜誌報章單據簿冊股票以及各種美術品物已歷有年數取價特別低廉工作格外道地深得各界之贊許倘蒙 惠顧無不竭誠歡迎如有所接洽請即電話九二〇三〇三〇通知敝公司當即派員前來或請移玉白克路珊家園一二三號定能滿意

上海明華印刷公司謹啓

●印承司公刷印華明系刊本●

可稱做一個不幸的人！從她二十歲那年嫁了丈夫起，僅僅隔得七八年，便沒了丈夫，而加上一個「未亡人」的名號，從此，她便永生陷入那悲哀和慘痛的境遇裏面了！

她的丈夫，臨死的時候，遺留給她的：除掉兩位年紀很小的兒子，一位牙牙學語的女兒以外，倒也沒有幾千塊鈔的財產，物質上的供給，生活的必需，暫時是可以不用顧慮的了。但是，會打算的林太太，究竟不肯這般單調過下去的，她看着現在，想着未來，要替兒子增加一些豐厚的享受，便毅然的托一位親戚，把那幾千塊鈔，拿去作商業的營運。

也可以說林太太的運道好！也可以說日鎮的人運道好！並且，也可以說她經營商業的親戚運道好！林太太的店舖，只開設了六七年，便獲到三倍本金的利潤了。這時，她得到這們鉅厚的利潤，眼前立刻浮現出一種繁榮的幻象，她並且知道這種幻象，是難得的。於是，便陸續的買房子，難得田莊，辦傢俬，等一切忙著替兒女完婚遺嫁，等到一切辦舒

齊的時候，林太太過去所期望的繁榮，都已顯在事實了。

注意這寡婦孤兒的，自從林太太造新房子的時候，他們開始轉動向光，便都紛紛向這一方法射着。搶「」，雖是犯法的，但是，經驗告訴他們：要攫取某一個人的金錢的方法，除掉搶以外，儘多有很巧妙的。

！他們好在他們的地位，原是特殊的。頭街，在鄉村的裏面，誰不曉得他們的命是高的？任何人都該服從他們的命！林太太當然不敢例外！

林太太的店舖，只開設了六七年，便獲到三倍本金的利潤了。這時，她得到這們鉅厚的利潤，眼前立刻浮現出一種繁榮的幻象，她並且知道這種幻象，是難得的。於是，便陸續的買房子，難得田莊，辦傢俬，等一切忙著替兒女完婚遺嫁，等到一切辦舒

般想：「捐錢，是我們百姓應盡的義務！他們替官家做事，要在裏面用幾個，也是他們應得的權利！」

因為她是這種觀念，所以，他們來寫捐的時候，總是十分順利，一點不播口舌的！雖則他們的要求，是異常廣大，雖則他們爲着個人的莊嚴地位，有時不免要拍桌槌凳生大氣。但是，得到結果，總都沒有一次鬧到決裂，總都是圓滿解決的。

有一次，林太太覺得他們徵收捐額，實在增加了的太高了，不免含着笑，委婉的說了一句：「諸位，能不能替我減輕點？」

「不能！絕對不能！」

結果的事實，自然林太太還是照額拿出來，減輕的企望，在她當然是沒有份的！而且，因着這一番沒效力的請求，倒反招出一個笑哭不

那天夜裏，P和七八個一淘辦公事的人，應集在一間「煙霧漫天」的房間裏，偶然談到日裏的事情，他們中的一個叫做A的，便朝着P說道：「你的想頭倒不差，金姑娘，這三個字倒虧你想得出！」

「我也是聽到女人說：『林太太爲着時局不好，前月裏偷偷的購了十五兩葉子金，預備緩急時帶了逃難。』」

「那當然的，這般的錢，他購金子的時候，還得確不確？」

不賺？又不是呆子！」A淡淡的
 回答他。那躺在舖上，剛吸過一口
 烟的B，這時卻直了起來，左手
 仍握着一支槍，眼睛望着烟燈說
 起：「A你也忒刻薄了！專給人
 也有綽號，隄防着呵！將來總
 也有個人給你上一個「尊號」的。
 B並不是一位「預言家」，可
 是，他的揣度倒非常確實！他們
 這邊正在討論研究「金姑娘」的
 時候，果然那邊林老太也在轉念
 頭了。

林老太平日是最和善不過，
 輕易不肯說人一句的，但是，她
 今天聽到P喊她「金姑娘」，卻
 顯然的感到憤怒！她沈思怎樣和
 女商量的方法？究竟個人沈思怎樣
 的領導人？她不敢想到怎樣毒
 的報復！終於想到「即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一層眼鏡
 的，林老太便決定在這上面尋取
 材料，她約略思致一下，便輕輕


的吐出三個字來：
 「四眼狗！」
 說過以後，又一個人溫了幾
 遍，覺得是很貼切的，心裏也舒
 服好些了！看看時間不早，便解
 脫衣服，睏上牀去，心裏只預備
 明天用怎樣方法，拿這個「綽號
 給P知道？」

到了第二天，「金姑娘」三
 個字，便像「日貨」一般的傾銷
 ，迅速的在日鎮上傳播起來，再
 隔一兩個月，小小的市鎮上，幾
 乎沒一個不知道「金姑娘」！
 「金姑娘」就是林老太了！

林老太自己也常常聽到這個
 刺耳的「綽號」，當然心裏是有
 點憤憤的，但是，她想到的報復
 方法，經過翻了一覺以後，却不
 敢再提起了！她心裏只這般想：
 「四眼狗」！不要說吧？他
 們是「紳士」！他們是可以見官
 的！他們是管轄我們的人！怎可
 以得罪他們呢？得罪了他們，以
 後準是更要吃虧的！……不
 要說吧！」

(未完)

商標 註冊



耳浦亞

中國

耳浦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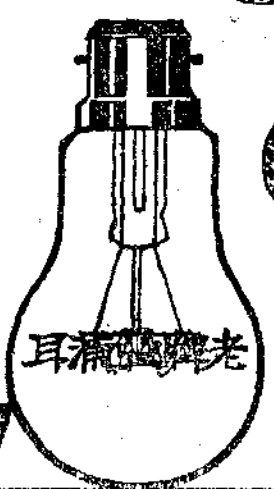
電器廠

諸君
欲購

經久耐用可靠

各種出品

路陽遼海上 號六十六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金字塔香煙

煙中鐵軍

王若



新嫁娘羅秀蓮梁佐理新夫人



(與重)

千

秋

期二十第

• 版出六十日一逢每 •

